

偶检书架,翻出一本小书,是研究生毕业前夕买的《古小说简目》(程毅中著,中华书局1981年4月版),定价仅0.70元,所标印刷字数是130千字,留空很多,估计实际字数仅七八万字。首次印数达33600册,这么专门的书能印那么多,可见当时读书风气之盛。

《古小说简目》前言很简单,仅说古代小说概念因历史发展而变化,长期介于子、史两部间,与近世小说概念有很大差异。继而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谈起,排列两张表,一是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所载小说,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中,主要见于子部小说类与史部杂传、子部杂家各类;二是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载小说,在前述三志中还包史部地理、起居注、旧事、故事、杂史、实录及子部道家,甚至还有见于经部乐类者,证明古人对小说认知观念之变化与尺度之放宽,很有说服力。当然这部书的主体,是用历代书志之著录,与秦汉至五代之止之文言小说,无分存佚之逐书记录。每一书名下,一般包含存佚,有无传本与辑本,时代与作者,叙录之主体是书志著录情况,间及内容与作者说明。现在数一下,正编所列,汉魏六朝小说为116种,附录2种,隋唐五代228种。每篇短仅数十字,长也不过五六百字,提纲挈领,要言不烦。书后有二附录,一为《存目辨证》,列出有传本之伪书119种;二为《〈异闻集〉考》,揭示鲁迅与汪辟疆都特别推重的唐传奇名篇,主要因唐末陈翰编《异闻集》而得保存。

程毅中先生的这本小书,当时在我的阅读中曾引起巨大的震

濠上漫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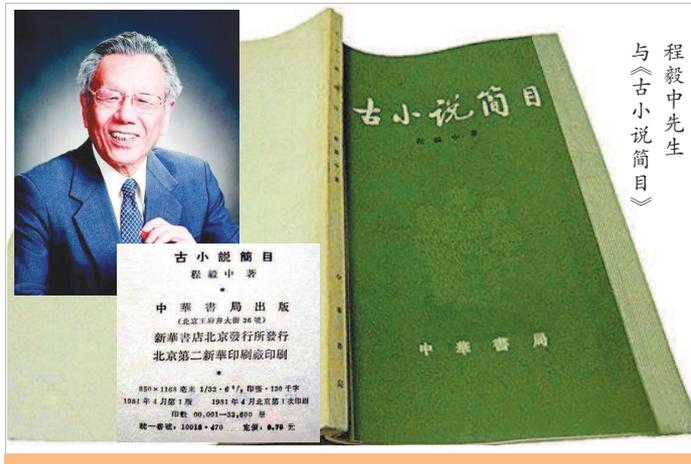
撼。在这以前,我读过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和《破〈唐人说话〉》,对明清书坊大量据《太平广记》印行古本小说,伪题书名与作者,已稍知大略,就所有留存文献来说,何真何假,如何鉴别,则尚无办法。《古小说简目》提供了基本原则和

大体完整的书目,且逐人逐书,一一说明,更便于初学。他在《存目辨证》中所举伪书,主要来源有《五朝小说》《古今说海》《唐人说荟》《龙威秘书》《唐开元小说六种》《合刻三志》《虞初志》,以及《说郛》重编本等,且逐书说明真本来源,何以为伪,一些真伪相杂之书,也有具体揭示。这是斥伪。至于存真,则以传本与书志之记载参证,以《太平广记》为主要坐标,辅以晋唐古注与唐宋类书,特别是宋元期间尚得见古小说而曾加引证者,如《云笈七签》《类说》《紺珠集》及《说郛》等书,将上述346种古小说之子存文本,有大略的记录。

读到《古小说简目》时,我刚做完学位论文,因全国学位条例

重读《古小说简目》

■ 陈尚君



程毅中先生
与《古小说简目》

制定而晚了半年答辩。其间百无聊赖,翻看群书以寻觅今后可以长期研究的题目。从此书,也从其他各家前辈著作中体会治学路径,加上得自老师的一些文学知识和原则,逐渐加以体会。因《古小说简目》,至少可知并非所有有传本之著作都可作为研究的依凭,文献学的治学方法,既可作为古籍登录管理、校勘整理之原则,更可为阅读群籍,董理一代基本文献的准绳。稍后确认做唐人佚诗辑纂,将《古小说简目》所列全部古本小说,以及引用文献所涉基本典籍,都翻了个遍。估计当时所得源出唐人小说之唐人佚诗,在百首以上。比如《周秦行纪》,其间有牛僧孺入薄太后庙与古后妃所作诗七首,无论此书为

文帝他妈的吗?

其实何止古小说,每一类古籍都有其流传史,比方诗话,比方地志,比方笔记,比方传记,都有各自的共性特点与各自区别。读书贵在能举一反三,我也因此得到许多启发。

前些年,得有机缘与程毅中先生一起在北京开会,说到对《古小说简目》的喜欢,很遗憾30多年未印了,特别建议重印此书。程先生则觉得许多内容都已过时,要补充的内容太多,很犹豫。对此,我能理解,更觉得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国内唐代基本文献研究格局的巨大变化。

具体些说最近30多年古小说研究之进步,可举以下数端。一是海外学者的杰出研究为我们所

了解,如台湾学者王梦鸥之唐人小说研究,王国良的汉魏六朝古小说校订,日本学者内山知也的隋唐小说研究,皆多有发明。二是小说古本、善本之发现。最重要的是《太平广记》善本的发现。明代以来通行的是谈恺本,60多年前汪绍楹校本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,近几十年则有台湾存孙潜本与韩国存《太平广记详节》的通行,张国风据以作《太平广记会校》,再推进一步,但遗憾仍多。其他如《玄怪录》陈应翔刻本发现,《冥报记》在日本有新的补充,卷四也收了,还有敦煌遗书P.3741本,出自唐人应无问题。不知为何,清编《全唐诗》就是不收,难道还真认为是遇到汉

代小说,陶敏主编《全唐五代笔记》,都追求更准确的文本。程毅中、李剑国对古本小说的分别校录,也各有成绩。程先生曾撰《〈丽情集〉考》(《文史》十二辑),揭示唐小说入宋之流衍,尤为重要。各单本著作之整理,成就也很丰富。小说笔记作者之墓志,所见则有郭湜、韦瓘、张读、王仁裕等。可说的太多,程先生觉得增订为难,可以理解。

因为翻到一本旧书,引起学术起步阶段往事的联想,更可见到最近若干年内古小说研究的进益,不敢说向程先生请教,更愿意向初进学域的年轻学生传达治学的基本原则,和学会举一反三的能力。

(上接第一版) 智量先生及全家人都认为希望渺茫,因为当时上海户口已被严格控制,何况还处于全国大精简和大疏散之际,更何况他当时还顶着右派帽子。果然,几天后,陈警官上门告知,上级不同意他报进户口。见智量先生的母亲和孩子哭成一团,陈警官说,再想想办法吧。他极为细致地了解智量先生在甘肃当地的情况,包括他与同事间的关系。当得知他所在单位的韩总编对他态度和蔼时,便建议他直接给韩写信,要求出具一份他与原单位已完全脱离关系的证明。但智量先生不愿再与那个单位打交道,更不愿再因此而失去尊严。陈警官见状,就不断开导他,帮助出谋划策。最终,他怀着许多的恐惧发出了信。没想到,韩总编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,在人事员充满恶意的“证明”发出后,追加了他亲自撰写的实事求是的证明书。正是因为陈警官的开导和“指路”,以及大家不懈的努力,智量先生最后得以报进上海的户籍。

那么多年过去了,智量先生说起陈警官仍是满怀敬意。他心有戚戚地说,陈警官已经去世,他很想再对他说一声感谢。与我同去的王琪是一位既有爱心又富有教学经验的中学物理教师,他说,我想传承这份珍贵的感情,如果陈警官后人的孩子在学习上需要帮助,我一定尽心辅导。智量先生听后满脸笑容,一迭声地说好。体察到智量先生感恩的心情,我明白了,只有当一个人心怀感恩的时候,他才会笑得如此灿烂,才会从过去的苦难中提炼和萃取幸福,从而让生活真正归于平静。

当年,智量先生在贫病交加中投奔在上海的父兄时,随身带的旅行袋里装的全

是写有密密麻麻字符的香烟盒、报纸边、马粪纸等各种碎纸片。这就是他在极其艰难的劳改期间翻译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初稿。在《朗读者》节目中,智量先生回忆说,1958年他被迫离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,“发配”到河北平山县劳动改造,临行前,时任所长何其芳在厕所里和他相遇,意味深长地用四川话鼓励他:“《奥涅金》,你一定要翻译完咯!”其实,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:何其芳说这句话前,先走到门口探头看了看外面,确定没有其他人,才跟他这么说的。一方面是受到何其芳的鼓励,一方面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渴望,收拾行李时,智量先生将之前已扔掉的那本俄文版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重新塞入了背包。他说:“我太爱这本书了,为它吃什么样的苦都值得。”

从翻译到出版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,历时近30载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,智量先生历经曲折起伏,饱尝世事冷暖,但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,坚持到了最后。他微笑着说:“翻译既是我苦难的源头,也是我生活下去的力量,最终引领我走向通往幸福的道路。”这是智量先生对他翻译生涯的总结。在我看来,此话同样充满了对翻译事业的感恩,对从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等伟大文学作品中获取温暖和力量的感恩,并因感恩而平和安详。

淡泊最幸福

虽然家住四楼,但智量先生常下楼散步。他仍像孩子一样,央求吴妹娟老师出门去超市或菜场时带上他。跟在妻子后面,他满是欢欣,一脸幸福。他“抱怨”说,

最近因为吴老师受了伤,出门不方便而不带他了。他希望吴老师早早好起来,能继续带上他外出。吴老师边笑着说“哪有不带上他的”,边扳着手指数说近期与智量先生一起外出散步、看戏、听音乐会的次数。当然了,智量先生上《朗读者》节目,也是她陪同去的。

吴老师与智量先生是1981年结婚的。吴老师理工科出身,是科学院工程师。由此可知,她给智量先生配伍的那20多种“补品”是多么靠谱,因为她一一说出了化学结构和成分。她说,自己做过化学分析工作。吴老师简直就是“女汉子”,用她自己的话说:“男人该干的活我全包了。”家里的电视机、洗衣机、自行车坏了,都是她一手修理的,至于更换坏了的灯泡更是不在话下。

吴老师也是地地道道的“文艺青年”。她热爱文学艺术,对文艺作品有独到的见解。所以,她既是智量先生的生活伴侣,也是他最为得力的工作助手。那年,上海译文出版社邀智量先生翻译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作品《我们共同的朋友》,智量白天上课就对着录音机口译,吴老师则在晚上下班后,边听录音边做记录,再交由智量修改订正。80万字的长篇小说就这样在两人合作下完成了翻译。

吴老师今年已78岁,但依然辛劳地操持着家务,她不想让智量先生在这方面操心。我与吴老师交谈时,智量先生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,眼里流露出满满的温柔。我想,数十年的相濡以沫,一定让智量先生感受到人生的满足,历经大风大浪,他在这份平和的感情里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归宿。在《朗读者》节目里,他将自己

的朗读献给母亲,也献给了妻子——这是他生命中赋予他精神支撑的两位女性。

智量先生说:“我尽管受过苦,但我后来很幸福。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,儿女也都事业有成。我现在不愁吃,不愁穿,还有一万多块钱的退休金。这还不好吗?”一个在20年间受尽身心折磨,在大西北的荒漠开垦过土地、在黄浦江畔扛过木头的人,在人生向晚时分,他对幸福和安宁生活的理解和浸沉是令人动容的。

智量先生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看重淡泊,而这份淡泊是加厚、扩展了他的幸福感的,也使他更加从容和自在。吴老师透露说,参加《朗读者》录制时,工作人员曾要求智量先生按他们要求上下舞台,但他没有接受,仍按自己的想法“自在为之”。我对智量先生说:“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听过您用俄语朗读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,那是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文学讲座上。您的声音真的非常好听,具有生命和精神的质感,给人以美的享受。如果可以,您愿不愿意录制一些您翻译并朗读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的音频或视频?”智量先生听后摇了摇头。我明白了,现在对于他来说,健康第一,快乐至上,其他都不在乎。这也是他的淡泊吧。我们应该尊重和

保护他一路坎坷后方才抵达的安宁。交谈间,吴老师说要外出一趟。这天,吴老师女儿接过了为智量先生煲营养汤的活计,而且还每每自己送过来。吴老师担心累着女儿,所以就自己把汤锅送回去。智量先生笑着说,那你赶快去吧,这次我就不跟着你啦。说着,他随手拿起那本已被他翻烂了的俄文版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,他说这成了他的日记本了。